

弥赛亚的时间

罗伯特 C. 纽曼

摘要

公元第一第二世纪的历史资料显示，那段时间是人们期待弥赛亚显现的时间，以应验旧约但以理书9:24-27中的预言。罗伯特安德森爵士的经典算法面临许多重大的难处；但如果把预言中的“七”当作旧约的七年土地使用循环周期，那么这些难处就是可以克服的。结论是：耶稣确实成就了该预言。

引言

根据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公元第一世纪是犹太人怀着非同寻常的盼望的一段时间。当时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某预言中弥赛亚来临的时间即将到期。罗马史学家苏通纽斯（Suetonius，第二世纪初）论到犹太人暴动反抗罗马（公元66-73）的事件时说：

在东方到处都流传着一个古老而坚定的信念：在那段时间里注定会由出自犹太的人们来统治这世界。从这个事件（指犹太人的暴动）发生之后所显示的来看，这个预言是关乎罗马皇帝的，但犹太地的人民却认为该预言是指向他们自己的。¹

与苏通纽斯同时代的塔西佗（Tacitus，亦译作塔西图，罗马史学家）也提及了这个预言，而且提供了更多关于它的来源的信息：

...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们古代的祭司文献中包含了一个预言，讲到在现今这个时代，东方将如何崛起，以及出自犹太地的统治者将如何取得整个帝国。这些神秘的预言指向维斯帕先和提多，但一般的民众，出于他们通常盲目的野心，却将这些伟大的命运解释为他们自己，即便灾难临到也难以撼动他们来相信真理。²

犹太历史学家弗拉沃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离当时的情景更近，他写作时距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沦陷还不到十年。约瑟夫的写作是在提多（Titus）接替他的父亲维斯帕先（Vespasian）做罗马皇帝之前，他表示只有一位统治者：

但请注意，最能够鼓励他们从事这场战争的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古代预言，在他们的圣卷中也可以找到，“大约在那个时间，他们的国家会出一个人，他将会成为合适居住的全地的统治者。”犹太人视这个预言为特别针对他们的；许多大有智慧之士也因为它们的坚定的决心而被该预言迷惑。现在可以肯定，这个预言是指维斯帕先的治理，他被任命为皇帝的地点正在犹大地。

约瑟夫把这个预言应用到他的保护人维斯帕先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犹太同胞是否赞同他的看法却大有疑问！无论如何，他们中大量的人在仅仅60年之后，选择跟随巴库赤巴（Bar-Kochba），进行了又一次灾难性的暴动，当时拉比亚吉巴（Akiba）宣称自己就是弥赛亚。⁴

然而，到了第三世纪的中叶，犹太人中已经充满了认命的情绪。学者拉博（Rab）承认：“所有预定的日期都已经过去了。”他解释弥赛亚的到来明显已经推迟了，原因是他在等待以色列的悔改和善行。⁵

可见，犹太人的和外邦人的历史资料都表明，旧约的预言预告了弥赛亚来临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就在公元第一世纪。他们心中想到的是哪段预言性的经文呢？这些历史资料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从很早开始基督徒们就相信：提供这个预言给我们的正是但以理书9:24-27。⁶

（24）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或作彰显）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者（“者”或作“所”）。

（25）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都必须重新建造。

（26）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那或作有）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27）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定的结局。（和合本中文翻译）

罗伯特安德森爵士的计算方法

耶稣的到来如何应验了这段经文的细节，在基督徒中存在着相当不同的看法。⁷当下最广为人知的解释是由罗伯特安德森爵士（Sir Robert Anderson）提出的。⁸他把第六十九个“七”的结束，亦即弥赛亚的到来，当作公元32年四月六日，星期日，宣称这一天正是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城”的日子。⁹

简单而言，安德森把“重新建造耶路撒冷”（9：25）的命令视为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尼2：6）许可重建圣城的谕令。尼2：1告诉我们，这发生在该王登基第二十年的尼散月。安德森假设该命令是这个月第一天发出的，进而把（预言中七十个七的）开始点定位在公元前445年三月十五日。

既然弥赛亚在六十九个“七”之后要被剪除，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事件将在什么时候发生。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解经家们，无论是自由派或保守派，都普遍同意：该预言中的“七”（经常被翻译成“周”）代表长度为七年的一段时间。这样的话，从公元前445年

三月十五日开始，经过483年（ 69×7 ），就到了公元39年三月十五日，也就是耶稣公开的事奉结束之后的数年。

所以，安德森假设，在该预言中使用了某一种特定的“年，”他称之为“先知年，”由360天组成，而不是我们所用的日历年，即364又四分之一天。¹⁰该假设是根据启示录11:2-3提出的，安德森把那儿的42个月当成1260天。如果每月长30天，十二个月就刚好是360天。有了这种调整，安德森就可以把日历年转换成先知年，并发现第69个七结束在公元32年四月六日。

不幸的是，安德森的看法面临几个严重的问题。首先，安德森任意选择预言开始的时间，认为是尼散月的第一天，¹¹但圣经只给出了月份，没有具体的日期。如果安德森计算开始的时间往后推一个星期，他的第69个七就得结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了。

其次，安德森将尼散月第一天等同于公元前445年三月十五日，这是根据现代天文学计算的。但是用这样的信息来确定古代某些月份的开始是不可能完全精确的。古代某月的第一天不只是依据当时的太阳，月亮，和星体的位置（这是现代天文学可以计算的），而且也依据古人们对这些星体的观察，这种观察与当时的气象条件息息相关。他们根据这些观察来决定某年或某月开始的日子。为此，我们不单单需要天文信息，也需要历史信息。所以，安德森确定开始时间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第三，安德森用360天为单位的“先知年”来测量这个时间段的长度。但在旧约当中，逾越节（在尼散月的中间）与初熟节是相关联的（利未记23:6-14），使得犹太历必须保持与季节的协调同步。考古发现和拉比文学的记载都表明，这种协同的实现方法是：在犹太阴历年（354天）里每两年或三年增加一个朔望月，¹²如此长久下来，犹太人一年的平均长度与我们通用的阳历年（约365又四分之一天）刚好相符。

另外，启示录11:2-3并不要求以360天为单位的“先知年。”这段经文不是说外邦人将要践踏圣城42个月，一天不差。用我们现代的月份年份的算法（实际上与启示录写成之时的罗马年历法是一致的），1260天就是41又二分之一个月，可以很容易四舍五入为42个月。用希伯来阴历月每月长29又二分之一天来算，1260天就是42又二分之一个月多一点。所以42个月与1260天可能是大致而非完全相同。没有理由相信圣经定义了某种特别长度的“先知年。”

更何况耶稣受难是否发生在公元32年也是有问题的。该事件发生的时间从公元29到33年各种推测都有，但现在的共识是更倾向公元30年。¹³即便有了精确的年份，要确定逾越节（和之前的“棕榈主日”）的日期，仍然面临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同样难题，需要把现代的天文学计算和古代的历史法决定综合起来考虑。所以，把耶稣荣耀进京的时间定为公元32年四月六日是大有疑问的。

尽管有如此多的反对意见，我们还是有充分论据来说明该预言是真的达成了，尽管我们的理论不如安德森的那般引人瞩目。而且，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不同见解，¹⁴从经文的上下文背景来看，较之安德森的更加顺理成章。

七十个七预言的上下文背景

为了理解这七十个七的预言，让我们先看看它的上下文。但9:24-27的预言本身，是作为对先知但以理记录在但9:4-19节的祷告的回应。祷告的原因在同一章经文的第一第二节中可以找到。从“书卷”中，但以理刚刚才明白，耶路撒冷的荒凉只持续七十年。而这段时间显然已经快结束了，所以他祷告神成就祂的应许。

那些“书卷”是指什么呢？耶利米的预言显然是其中之一，因为耶路撒冷的名被明确提到。但还可能包含什么其它书卷呢？历代志下卷中也提到了七十年被掳（36:21），但因为紧接着就描述古列王的谕令，准许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所以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历代志下的相关章节尚未写下来。但是，历代志的作者解释道，被掳七十年之久，是要补偿七十个安息年，因为在这些年间，犹太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没有使土地休耕。

设立安息年的命令出自出埃及记23:10-11和利未记25:3-7,18-22。出埃及记的章节写到：“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

除了这些设立安息年的章节之外，利未记26:32-35还预言：如果以色列违反安息年的条例，他们将被放逐他乡：

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

所以，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也许是但以理参阅到的其他书卷。最起码他们为历代志下所得到的结论提供了必要的原因——以色列被掳的时间长度对应着他们漠视的七十个安息年。或许但以理当时正在思考这一上帝设立的土地使用循环周期，以及被以色列人所违背的七十个这样的周期。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天使带给他的信息“为你本国之民...已经定了七十个七...”就显得不是那样难以理解了。显然但9:24-27使用“七”（或“周”）代表旧约安息年的循环周期。¹⁵

解释但9:25-26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只详尽思考弥赛亚的来临，也就是说，在但以理的七十个“七”中，我们只考虑前六十九个。至于第七十个，有人认为在六十九个之后立刻完成。然而，这段经文本身似乎暗示在第六十九个和第七十个之间有一个长度不定的间隙。所以在第26节提到（圣殿的）圣所被毁之后，接着一段综述，讲到战争和荒凉一直到底。然后第27节谈到盟约，显然是为引入第70个七，之后提及献祭的终止，这似乎需要预设圣殿已经重建好了。如此看来，第70个七是指将来，属于尚未完成的预言类。但不论如何，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要计算弥赛亚来临的时间，我们必须考虑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5节的全部和第26节的一部分。新美国标准版和新国际版的翻译是类似的，显示一位弥赛亚将在7+62个七结束的时候来到。以上我们已经给出新国际版了，现在我们引用新美国标准版：

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又有六十二个七，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重新建造起来；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六十二个七以后，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新译本中文翻译）

另一方面，以标准版修订本为代表的还有一组翻译版本，¹⁷他们的翻译中有两位“弥赛亚”或者“受膏者，”一位在头七个七之后来到，另一位在额外的62个七之后被剪除：

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到一位受膏者——一位君王——到来的时候，必有七个七之久；之后，有六十二个七之久，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重新建造起来，但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六十二个七以后，一位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根据RSV翻译）

以标准版修订本为代表的翻译，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的马索拉（Masoretic）版本的标点法进行的，在该抄本似乎在头七个七与后62个七之间作了某种区隔。¹⁸虽然如此标点法并不早于公元九到十世纪，¹⁹但如此翻译却解释了为何是7和62的奇特组合，而不是他们的总和69。

尽管有这些事实，但这段经文中的平行结构还是更支持前面第一种说法。在希伯来文中，短语“恢复与重建”与同一节中稍后出现的短语“重新建造”是由同一个动词词根组成。同样，“弥赛亚”一词也是先后重复的。这一平行结构可以如此概述：

从发出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
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重新建造...
六十二个七以后，受膏者必被剪除

这一平行结构暗示，这段经文的结构是：两行总结性文字陈述两个事件和两个时间段，接着又是两行文字，依次提供上述每一事件更详细的内容。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弥赛亚或受膏者，他的到来发生在69个七之后。如果要尝试着给出一个猜测的话，²⁰也许可以说在头七个七期间圣城的重建实际地发生了。

开始点

关于这七十个七的恰当的开始点，已经有好几种看法提出来了：（1）上帝的话在耶路撒冷陷落之时（公元前586年；耶25:11-12；29:10）；（2）古列王允许被掳者回到耶路撒冷之言（公元前537年；历下36:23；拉1:2）；（3）亚达薛西王授权以斯拉（公元前458年；拉4:11-12, 23）；（4）亚达薛西王授权尼希米（公元前445年；尼2:1-6）。²¹在这四者中只有最后一点实际地宣布重建城墙，从而使得耶路撒冷被坚固，按古代的看法，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村庄而已，而是再度成为一个城市。

我们将按照这第四种看法，与安德森使用的方法相同。尼希米记2章1节把这个日期定为亚达薛西王一世第二十年，即公元前445年。从安德森的时代以来，编年史的研究并没有改变这个年份，尽管尼散月第一日到底是哪一天可以商榷。²²

安息年

现在我们必须从公元前445年往后计算。与安德森不同的是，我们将使用实际的安息年循环周期作为度量单位（而不是仅仅把7x69年加到开始的年份中），因为从上下文来看这样做更合理。

我们的第一个考量是尽可能确定古代的安息年循环周期，因为这对确定预言的结束点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在我们所考虑的时间段内，最广为人知的安息年循环周期的证据出自马加比（Maccabee）壹书，它是马加比时代的主要历史资料。在其中我们发现犹太人对叙利亚人的反抗在一种特定的情形下被削弱了，原因是他们的食物供应因为守安息年的缘故减少了（马加比壹书6:49, 53-54）。同一章早一些的内容（6:20）显示，这一情形发生在西流基（Seleucid）王朝第150年。按照芬尼甘（Finegan）的说法，²³这一年或者是公元前163/2年，或者是公元前162/1年，这要看所用的是马其顿的历法还是巴比伦的历法。

上述的第一种选择（马其顿历法）与现代的犹太安息年循环周期相当吻合；²⁴公元前164/3年本应当是一个安息年，所以才导致来年的饥荒情形变得更为严峻，直到谷物收获季节到来。这一现代的安息年循环显然是基于扎克爾曼（Zuckermann）在1856年的工作而定的。²⁵

但最近，通过对用来确定安息年循环周期的所有数据的重新审核，再加上一些在扎克爾曼作研究时尚未发现的额外资料，导致了本锡安瓦寇德尔（Ben Zion Wacholder）的发现：²⁶现代的循环周期被算错了，有一年的误差。所以他选择了马加比壹书所允许的第二种历法（巴比伦）。结论是：公元前163/2年才是相应的安息年。²⁷

我们将采用瓦寇德尔建议的安息年循环周期作为我们计算的依据。当然他的循环周期有可能差出一年来。

计算

按照瓦寇德尔的安息年列表，²⁸我们的计算变得非常简单。我们的开始点，公元前445年的尼散月，是落在公元前449-442这一循环周期中，该周期的最后一年，从公元前443年九月到442年的九月，是第七年，亦即安息年。²⁹按照犹太人通常的包裹式算法，449-442是但以理预言中的第一个“七。”第二个是442-435，依次类推，直到公元前后的转换，这里我们需要记得，公元前1年紧接着就是公元后1年，中间没有公元0年（参见图1）。

445										30	
449	442	435	428	...	8	1 BC	7 AD	14	21	28	35
I	v	I	I	...	I	I	I	I	I	v	I
-1	-2	-3	-4	...	-64	-65	-66	-67	-68	-69	

参见图1

所以，在亚达薛西王给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之后的第69个循环周期，是公元28-35年。这正是拿撒勒人耶稣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弥赛亚而在巴勒斯坦地被“剪除”的时间！也许有人担心：但以理说“在62个七之后弥赛亚将被剪除，”而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耶稣受难是在第62个七（第69个七，包括第一个七在内）的*中间*发生。其实，用“之后”来表达“开始之后”，是犹太人很平常的惯用法。我们回想到，关于耶稣的复活，有一种说法是发生在“三天之后”（太27:63；可8:31），另一种说法是发生“在第三天”（太20:19；可9:31）。即便我们计算安息年循环周期的方法是按照扎可尔曼的，而不是按照瓦寇德尔的，第69个循环周期也只有一年的位移而已，就是公元27-34年，这照样非常吻合。类似地，即便在开始的一端或结束的一端，亦即亚达薛西王20年或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有一年或两年的误差，上述的结果仍然成立。该预言与耶稣吻合程度之高，甚至允许在纪年法中有最长的可能的不确定性。

结论

在七十个七的预言中蕴含真实的生命力。使用安息年循环周期是被经文的背景所青睐的。包裹式计算法是犹太人的普遍做法。在确定安息年循环周期，起始点，和结束点时可能有一年或两年的误差，但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这个结果本身对人类思想史非常重要。它以数个世纪之遥指向拿撒勒人耶稣，它强而有力地反驳了在历史中不可能有真实的预言的看法（各种形式的神学自由主义），它也谴责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看法（犹太教和其他非基督教的宗教）。

在犹太教中出现过的所有号称弥赛亚者之中，只有一位，被（甚至许多的无神论者）认为是杰出的历史人物和道德老师，但他碰巧只从事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公开事工，就在公元28-35年间被“剪除”了！

参考文献

1. 苏通纽斯，凯撒们的生活，“被神化的维斯帕先，” 4.5.
2. 塔西佗，*历史*，5.13.
3. 约瑟夫，*犹太战争*，6.5.4.
4. 参见，杰克芬尼甘（Jack Finegan），*从古代射来之光*，第二版，（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9），330页。
5. *巴比伦犹太法典*，犹太教公会 97b.
6. 一些最早的基督徒注释家包括：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或译为：革利免）（卒于约公元200年），*杂记*，1.21；德尔图良（Tertullian，或译为：特土良）（卒于公元200年），*答犹太人*，8；奥利金（Origen，或译为：俄利根）（卒于公元255年），*论第一原理*，4.1.5
7. 几种不同的解释，可参见巴顿佩恩（J. Barton Payne），*圣经预言百科全书*，（纽约：哈珀尔和罗尔，1973），383-389页。
8. 罗伯特安德森爵士，*即将来临的君王*，第十版，（伦敦：雅各尼斯比，1915；重印大湍流：可理格尔，1957）。
9. 同上，v-vi页。
10. 同上，72页。
11. 同上，122页。
12. 杰克芬尼甘，*圣经编年手册*，（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58-61节。
13. 同上，454-468节。
14. 根据罗伯特纽曼的文章的改写，“但以理的七十个七以及旧约安息年循环周期，”*福音派神学学会季刊*，16 (1973): 229-234页。
15. 非常巧合的是，有一个拉比的注记中也把弥赛亚的到来与七年的周期联系在一起。参见*巴比伦犹太法典*，犹太教公会 97a。
16. 翻译类似的圣经版本还有：钦定版，伯克利版，增幅版，生活版，美国标准版，和耶路撒冷版。
17. 包括犹太出版协会的翻译，新英文版，史密斯一顾兹比的翻译，莫发特的翻译，和新美国版。
18. 可参见：艾利戈（K. Elliger）和鲁道夫（W. Rudolph）：*斯图加特版希伯来圣经*，小型版（斯图加特：德国圣经工会，1984），1404页。
19. 鄂恩斯特乌特温（Ernst Wurtwein），*旧约圣经的文本*，（牛津：巴塞尔布拉克威尔，1957），19页。
20. 这是伯克利版本的建议。史密斯一顾兹比版和新英文版也隐含如此的解释，它们对25节下的翻译是：“62个七期间圣城将停留在重建 / 保持着恢复的状态，”但它们对动词*shub*（希伯来文动词“回”的词根）的翻译没有辞典作为依据，只是显明严格采用马索拉版本的标点符号所带来的问题。
21. 参见佩恩，*圣经预言百科全书*，383-386页。
22. 芬尼甘，*圣经编年史*，336节。
23. 同上，194-195节。
24. *犹太教百科全书*，14:585。

25. 本尼迪克扎克尔曼 (Benedict Zuckermann), “关于安息年循环和禧年的周期,” 犹太教神学研究基金会年度报告, (1857)。
26. 本锡安瓦寇德尔, “第二圣殿和早期拉比时代的安息年循环周期的历法,” 希伯来联合学院年鉴, 44 (1973): 153-196页。
27. 同上, 156, 163页。
28. 一个完整的从公元前519年到公元441年的表格附在瓦寇德尔的文章的结尾, 同上, 185-196页。
29. 安息年似乎从秋季开始, 参见: 利25:8-10.